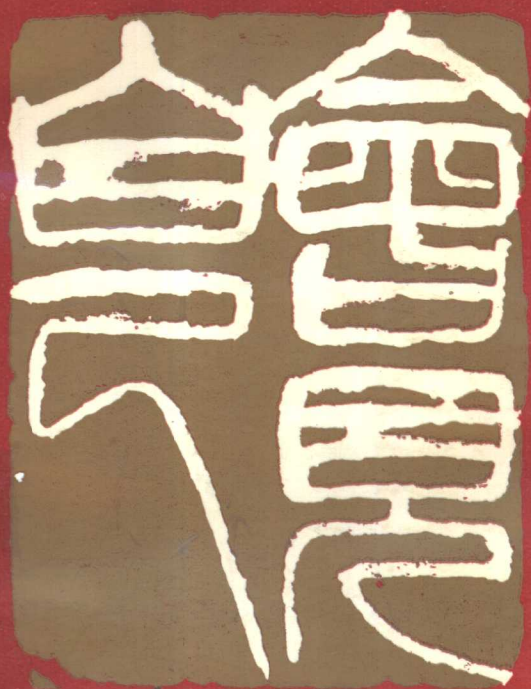


王朝闻
著



会 见 自 己

王 朝 闻 著

齐 鲁 书 社

会见自己

王朝闻 著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8.75印张 2插页 371千字

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

ISBN 7—5333—0177—3

·I·80

定价：7.90 元

目 录

不“跑”风景	1
刺桐览胜	3
文物待救	5
未完之旅	7
海洋公园	11
感谢噪声	14
意料之外	16
听蛙	18
埤口偶成	20
心画三题	22
北武当游	28
故乡行	31
浙游漫记	45
巧妙与自然	84
忙里偷闲	86
有限无限	88
尚待发现	90
重游圭峰	92
月亮“变”太阳	96
蜀游三记	98

游冰峪记	105
龙虎山庄纪游	111
绿岛萍踪	135
读报偶感	137
美化与丑化	139
孺子马记	141
老师与我	146
读书的苦与乐	154
我与百花	156
本性难移	159
也有感于“挤”	161
我不知道	163
也算说梦	165
德才未必两兼	167
悼明坦	169
有芯与有心	171
“OK”的套用	173
也算祝愿	175
《陕北画像石》序	178
但闻流水声	180
梨园在望	182
迎风胜雪	184
神与人情（代序言）	186
心中有人	190

致于平	192
谑与诤	195
由对联引起的思考	197
东西南北	199
新“唐卡”赞	201
艺坛天柱	203
进一步、退一步	206
钓鱼与上钩	209
俗中见雅	211
误会	213
致编者	216
给祖安同志的一封信	219
神游	221
给《今古传奇》编者的信	323
有趣的镜子	225
没有过时	227
减肥	229
一颗不没的明星	231
有限对无涯	233
算不上新秀（外二章）	237
无声的诗歌	243
童心的花	245
假笑不都丑	247
紧收	249
通俗，不要庸俗	252
朝前看	254

于鹤雕塑展前言	256
给舒文的一封信	357
若有所悟	260
一门新学科	
——喜剧美学	262
各人有个打米碗	265
钟馗又有新的魅力	267
负人负我	269
昨天今天明天	271
贵州三游	
——程式与创造	274
各说各的	276
心换心	279
给黎朗的信	281
忆麦积山艺术	285
掌握诀窍	291
《世界美术史》序	297
继往开来	302
《艺术前的艺术》序	316
续承与突破	322
关于艺术美学	328
戏曲美学与艺术美学	333
无古不成今	346
授者即受者	364
“领你去会见自己”	371

《艺术与幻觉》中译本序	378
城市雕塑的空间性	385
词与理的关系	391
园林美学与园林建设	395
争中见让	401
审美、传统与地方文化	407
《中国美术史》序	423
《东方艺术美学》序	449
林风眠	454
《当代中国油画1929—1987》序	468
写史贵在实事求是	475
辩护的辩护	481
《我的游踪》	488
自序	
——谈论自己	491
在全国漆画艺术座谈会上的讲话	502
不幸之幸	508
见惯不惊与大惊小怪	517
一个期待	522
编后记	简平 528

不“跑”风景

旅游总有一定的目的和对象，最能引起审美快感的对象，也许是象欧阳修之于自建醉翁亭的风景区那样，依靠游人自己的发现。

目的能否达到要看条件。去年秋天游湘西张家界，第二天登黄狮寨，深感主观条件不争气，只登上半山的南天门就放弃了原有的计划。感到今后不能象前几年上黄山、泰山、庐山那么自由，情绪低落了。幸而招待所附近也有风景点，可以走走、看看、坐坐，发现了令人陶醉的对象。

招待所左前方的金鞭溪，左后方的琵琶溪，成了我一再前去、夜幕已降仍然留连忘返的地方。不论是坐在有顶的木桥上，还是坐在溪边的石头上，溪水的响声对我有一种空前未有的特殊魅力。这种听溪水的活动，使我觉得前人用来形容水声的词，例如“淙淙”或“汨汨”不那么确切。看来不只不同段落的溪水声音有差异，而且同一段落的溪水声音也不简单一律。同一段落的溪水声音的复杂性，是那些作为水流的阻力的石头造成的。石头那大小、高低、深浅的差异，形成了与它们碰撞的水流的速度、强度、高下等差异。这种不同条件所形成的水声接近器乐合奏，不细听就听不出水声的丰富性。当我长时间闭目静听时，得到了难得的精神享受。这样的合奏既不显得激越也不显得单调，加强了我的思绪的集中性。

那几天入迷地静听溪水声的结果，使我觉得未能爬上黄狮寨山顶虽有所失，却意外得到了不是辛苦的爬山活动所能得到的愉快。这一经验加强了我早已有之的信念：旅游既不应排斥导游对我的诱导，也不应当轻视自己的发现。难道只有做生意或做学问才须自力更生，游山玩水就不必扬长避短、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无所用心地“跑”风景的“到此一游”，谈不上自己有独特发现的审美快感。即使在当地拍了许多留来作纪念的照片，如果这种照片是一般化的，希望从而引起余味不尽的美好回忆就难免落空。可不可以把风景区和风景点当做一本活书看待？只凭别人的介绍而自己无所用心，看见了这本书不等于读懂了这本书。只有当自己的审美感受有独特性时，自己的感受才不可能被前人或别人的感受所代替。那么，别人已经发现过的审美对象，能不能真正变成“我”自己的对象？可能的，但未必可能作为任何人都欣赏的对象。如果人们的旅游目的不是有力无处使，有钱无处花，而是为了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自己发现美才是最有趣的。但是也有辜负自然美的情况：对服务员送上山的菜饭好坏，提得出中肯的评价，对特定风景区的特殊点只能叫好，究竟好在哪里却感到茫然。游山玩水也不容易，到达过某一风景区还谈不上真正意义的游和玩。基于这样的想法，我以为今后即使已经丧失了登高的自豪感，仍然愿意到风景中去。千姿百态、千变万化的大自然，一定不辜负有心人的辛苦而给他提供新的审美享受。

（载《旅行家》1985年第6期）

刺桐览胜

我有幸在泉州观赏过梨园戏，同时游览了一些名胜古迹。

古代泉州亦名温陵或刺桐，是重要的对外商港，故有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美称。城市和乡村建筑多用石材，主人说泉州是名副其实的石头城。城里人家有浓绿的树和多色的花，刚柔相济的景色好像梨园戏唱腔或伴奏音乐那样富于变化。

我参观了市内的开元寺、清净寺和城东埋葬异国穆斯林的灵山墓地。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之前到过灵山，他希望得到西洋各国支持的“行香望灵”的石碑尚在。我来不及打听古时到泉州来的外商对梨园戏感不感兴趣，却知道台湾和南洋都有许多这个剧种的爱好者。同我们一起在木偶剧团观赏《大名府》和《火焰山》的外国小客人，也表现了对中国艺术的浓厚兴趣。不过，南临海域的泉州不全是安乐窝，有民族英雄郑成功保卫海疆的遗迹。我在惠安县的崇武镇登古城望海，映着阳光的海波好似耀眼的繁星，一片和平景象；可是，从前这里曾经是外侮猖獗的地方。

号称泉州第一山的清源山，比龙山寺对我更有吸引力。在弥陀岩可以看见城中高耸入云的东西两大石塔，广阔的世界使人感到心胸开阔。弘一法师墓地在弥陀岩之间，从他临终前所写的“悲欣交集”字样看来，这位出家之人对人生也是有所留恋的。我不了解这位曾经参加过戏剧表演的文人，对泉州梨园

戏发表过什么观感。由市区到清源山的途中，路旁有棵被台风吹倒的“倒榕”，它重新长出的根扎进土地，显得异样的茂盛，很有生机。这却使我觉得，它虽不象热爱梨园戏的艺术家们那样拥有复兴剧种的意志，更不会发出“戏曲危机”的感叹，但它那种顽强的求生存的意志，对于艺术家们也许可提供有益的启示和鼓舞。

热情的主人既给我讲了许多有趣的故事，又让我阅览了一些民间传说。相传，宋朝的泉州知府蔡襄，建造洛阳桥时受到海涛的严重干扰。他企图问计于海神，却又苦于找不到合格的信使。升堂时反复提问：“谁下得海？”一个名叫夏得海的隶役以为老爷叫他，急忙回禀：“小人夏得海。”蔡襄又问：“你真下得海吗？”隶役又答：“小人真的夏得海。”就这样，在误会中，夏得海接了一道要他送交海神的文书。谁都知道下海是死路一条。因此，他醉卧海滩等待上涨的海水把自己淹死。睡了一觉醒后，发觉文书已经变了样，连忙把它送交蔡襄。纸上只有一个“醋”字。经过蔡襄的分析，断定二十一日酉时正是安放桥基的好时辰，后来果真应验了。

这个故事当然纯属虚构，而这种虚构却显示了作者优异的想象力和创造才能。

福建省梨园实验戏剧团最近来京汇报演出，这次演出的梨园戏也极富有创造性。这丛南国艺苑奇葩很有特点，它当能适应北国观众对她的要求和期待。

（载1985年12月29日《北京晚报》）

文 物 待 救

三月到四月的四川之行，使我感到自己的故乡拥有非常丰富的旅游资源。我这次回川，主要是为了考察那些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古代雕塑。但我在成都、梓潼、剑阁、广元、西昌、凉山、新都、安岳、夹江和乐山，所接触到的一些古文物和风景，对我来说是很有新鲜感、很令人兴奋的。只要善于对待，四川的古文物和风景一样，将对旅游事业提供独特的贡献。

在我看来，即使只从旅游事业的发展着眼，不只应当认真研究各地时代久远的石窟艺术，而且必须投入必要的人力物力去保护它们。我没有来得及去拥有古老文化的巴中等地，单是在安岳所见到的那么丰富的石窟艺术，就使我产生了相见恨晚的感觉。过去我到过大足参观，这次来不及再去参观了。只凭直觉，我以为安岳的佛教雕刻虽然不及大足的佛教雕刻集中，它那特有的文物价值和审美价值，至少不是可以被后者所能代替的。据安岳当地的普查，全县现存有造像的石窟一百零八处，造像超过十万躯，其中三米、五米以至十五米以上的为数不少。卧佛全身长二十三米，年代比大足的卧佛早四百五十年。这些石雕的制作，较盛的是唐、五代、北宋。这些古代的造像，在艺术上都具有独特的价值。

很可惜，有许多非常优美而又庄严的佛像或菩萨像，不只过去受到了人为的破坏，而且现在正处于严重的威胁——被风

化之中。八庙乡的唐代开元年间的石刻经文，有一处已经裂缝，分明显示了不久可能有塌方的危险。当地的文物工作者对它们的保护是尽心尽力的，但颇有巧媳妇难作无米之炊之憾。如果不及时增加相应的财力加以保护，这些堪称国宝的文物就难免继续遭受自然的和人为的破坏。

和其他省份一样，如何有效地保护文物，至今仍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据安岳朋友说，邻近的古代石窟有的正在被当作石料来开采。一些只顾物质建设而忽视文化建设的群众，这样对待文物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任凭他们这样为所欲为，使历史悠久的艺术瑰宝遭到无法挽回的破坏，我们就不免愧对古人，也很难向后代子孙作出交代。对历史文物来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的观点是很愚蠢的。常识告诉我们，不论多么先进的现代化技术，也不可能使被破坏的古代文物得到真正的恢复。非常明显，如果作为吸引游客的特殊对象荡然无存，将来多么高级的宾馆也难以对游人产生特殊的吸引力；因而在经济上也将受到其实可以避免的惩罚。

（载1986年6月18日《四川日报》）

未完之旅

三月十九日晨，在西昌站下了火车，偶见当空的残月仍然显得明亮。旅伴何昌林同志对我说，西昌亦称月城。月城，好有趣的名称！

我们住在背靠泸山，前临邛海的宾馆里。格外温暖的气候，使我脱掉在成都还感到太薄的毛衣。早饭后，打破了饭后必睡的习惯，同诸旅伴到海边去观光。较之某些博物馆里的藏品，大自然对我好像更不保密。邛海对面，东南方那浅蓝色的群山，一重、两重、三重，多层次的蓝色有统一基调，给人一种浑然一体朦胧得和谐的美感。据说这些山头本来是荒秃秃的，那蓝色的基调是建国后飞机造林的结果。

我对邛海的感性认识，是在登山参观彝族奴隶社会博物馆时才加强了。提高了立足点，才看出邛海海面的广阔。看到海山之间的平畴沃野，树丛和村落。也许因为起了风的缘故，近处的水色显得有些发红。而昨天所见的邛海东南面的群山，并未全部都为绿树所覆盖。较近的那黄色的山丘，不知能不能种庄稼，是不是牧民放牧或正待绿化的坡地。基于我那缺点与优点有时结合在一起的成见，直感到这黄色的山脊显得比占了优势的浓绿的森林，似乎更可以使人引起许多联想，因而也更加显得诱人。

午睡后，主人再度用车送我们上泸山。重上泸山的兴趣，

主要是在马路上漫步时看见几处半隐于树丛中的庙宇引起的。在新开的盘山路上，多次出现了成丛的不知名的蒿草。在阳光照耀下，这些根部呈绿色、冠部半胭脂色的植物，一丛丛、一片片，使我联想到天上的红霞，它不动也能唤起流动的幻觉。尽管它没有君子兰等名贵花木那样高昂的价格，却有价值高昂的名贵花木所不能代替的特殊的美。这种野草已没有资格引进城市，在这里却起着打破观赏对象一般化的好作用。如果我能种一丛在家里而且成活，一定能够随时引起我对西昌的美好回忆。

旅伴们有鉴于我那不争气的体力，不允许我游遍山中各庙，只许游了地势较低的福光寺。寺门内外的唐柏和庙里的汉柏引起大家的兴趣——树身虽有刀痕，终于没有死亡。庙门横额上那“庐山不老”四字虽不是出色的书法，但特殊含义引起我的兴趣。庐山的寿命当然要比汉唐的柏树久远，说庐山不老岂不是废话吗？不，废话也要有真理性和健康的情感态度。也许，这四个字是自知人生短促者对不老的山的仰慕吧。当我们坐在望海楼休息，谈到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关系时，我戏称“庐山不老”四字也有两结合的意味，引得大家都笑了。

游山路上，我遇见的游人怀中的婴儿，眉头微皱，上下唇有时微动。我问抱着他的父亲，为什么他睡着了还皱着眉头？他父亲回答我说：他睡得不安逸。我想，他的父亲对孩子的这种体验未必确切，既然在阳光下困了而能睡在父母的怀抱里，怎么会毫无安逸之感呢！就感受的双重性来说，我这个“棺材瓢子”和前程无量的婴儿之间，多少也有些一致性吧。走出庙门，还想看看树林。一棵大树的腹部成为一个巨大的空洞。我一时引起进洞的冲动，不顾劝阻而进入树洞里，还请旅伴给我照

了相。不过，并不为了借此证明，我已有资格成为“棺材瓢子”而炫耀于人。

晚饭后，我的游兴仍浓。出宾馆大门南行，看见东南方的云丛里有一点颇为孤立的红霞。回首向西看，那落日的余辉反而显得平淡了。与南山交接处的湖水另是一种奇观：那一片水面，仿佛是自己也能发光的碧绿的宝石。我想，只有用青绿山水的画法，才可能不必经过想象而直接反映出它的美来。如果用水墨画来画，是很难引起一般观者感到惊奇、和看见绿宝石的幻觉或联想的。

从马路正坡经湖边走去，小水沟上一块当做小桥使用的墓碑，上书乾隆五十四年三月望八日。碑是杨氏兄弟为其“考妣”建的，墓主是不知年纪的杨郭氏。碑头横书的四个字“灵敏可风”引起了我的兴趣。儿女这样称颂已故的母亲，我感到新鲜。过去，我只见过“节孝可风”或“勤俭可风”之类的称颂。为什么这么称赞死者的灵敏？死者大概是位巧媳妇。“灵敏”也能和“节孝”、“勤俭”平分秋色，可见传统的中国妇女性格的非单一性；可见“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流行话，在旧时代也不是有绝对的权威性的判断。

我们到了一个带传统式样的新建筑的门口，一位带着两个孩子的妇女要我们买门票，说这里是公园。除两棵根部相连的大榕树，除了用水泥建成的水榭，再没有什么可供游览的对象。只有拍岸的水声和掀起的浪花，使我联想起不是公园的青岛的海滨。朝前走数百步，经过只能容一个人单行的水泥堤坝，到了停靠游艇的码头。这时，最能引起兴趣的是风浪作为琴师，使金属物造成的游艇互相碰撞，发出既不显得装腔作势也不显得单调的乐音。水榭里的小假山上两只拖把，看来服务